王文肅奏草十一

11

V
B62F.61
W15

廿十二合三十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

乞歸四疏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傷薄命辜

恩一疾遂廢四乞骸骨還鄉事昨該臣三疏乞

休欽蒙

手札慰諭續又奉

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茲因邊方多事煩言踵

至爲國焦勞以致此疾至苦至極卿毋調湯
賢淑可嘉卿宜安心靜養勿得再辭待疾痊
愈入閣視事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塵介微
生無足重輕然以
皇上愛惜珍重之至不啻父母之保赤子臣亦
不敢以
皇上父母所生之身輕自暴殄連日無醫不訪
無神不祈且一意爲死生計而不敢遽言
去留蓋其心誠有不忍而其義誠有所不

安也奈緣氣血敗甚病且兼旬日不進一
盂之粥問之羣醫有謂目盲尚係外疾而
老人傷胃必非旦夕可愈者又有謂身病
尚可藥扶而頭痛損目將來萬無復明者
臣則以爲
皇上所以留臣爲理事也非爲養疾也養疾則
身爲重理事則目爲重今臣目已盲矣坐
立不知朝著之位票擬不識章奏之文如
此則雖生何益而況未必生乎雖能如

聖諭安心靜養未必有及而況萬思灼腸萬責
叢體欲靜養而可得乎今
一放臣去使之負擔弛而心安賢能進而心安
使
至尊不爲臣減膳而心安使滿朝士大夫不爲
臣驚寵而心安如此則臣庶幾復見天日
得再圖犬馬之報不可知也臣連日因感
皇上父子之恩目泣盡腫此疏句句字字不敢
欺心伏惟
皇上始終哀憐以縻臣爵祿之心保臣之性命
以爲臣祈禱之心減臣之罪業臣不敢望
忠誠之奬臣母亦不敢望賢淑之褒但望
母子各以天年及
聖恩未厭而歸死於牖下耳臣不勝困苦悽愴
祈
憐乞命之至
十五日得
旨覽卿奏知目胃二疾未痊朕豈可不知體亮

朕思病起驟感必可調治而愈但怡神一意
靜攝毋以朝事歸計掛心寬假從容調理以
副朕懷不必懇辭再疏吏部知道

病中請添閣臣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謹

題臣受

皇上非常恩眷兼以亦自爲
溫旨慰留無所不至臣敢遽言去乃今自復一
皇上惜身一意靜攝不敢遽言去乃今自復一
目目胃二疾杳無痊可之期臣身已矣獨
念

國家之事倚辦閣臣爲急而在今日多事之
時則尤急之急者諸臣中有一人不進閣
則廢一人之事有一日不進閣即廢一人
之事而今臣盱病且滿一月矣過此以往
所廢之事又不知其幾矣
皇上猶懸虛位以待使臣高臥而領二臣之職
二臣奔走而代臣之勞臣心其能安耶且
臣身猶閣中之身則國事乃臣家之事若
以頃刻不可缺之事而待歲月不起之身

則閣務塡委將愈積愈重臣自不免拂鬱
急躁以死但惜其死而有誤國之恨故惓
惓有請于
皇上耳伏望
鑒臣爲國赤心即付
廷推簡用一二人共理機務庶臣可以從容
調理二臣亦不必每事待臣而
皇上爲臣造命之意亦可以曲全矣適二臣視
臣榻前親見臣病勢張狽語及國事亦與

臣同憂祇緣臣身在告不可連署臣名故
臣先自具揭
上請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

乞歸五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廢臣萬痛萬苦情勢轉急五乞
天恩俯賜骸骨還鄉事昨該臣四疏乞歸復奉
聖旨覽卿奏知目胃二疾未痊朕豈可不知體
諒朕思病起驟感必可調治而愈但怡神一
意靜攝毋以朝事歸計挂心寬假從容調理
以副朕懷不必懇辭再疏吏部知道欽此臣

伏讀前後
綸音仰見
皇上本以國事留臣而今反諭之以遺事盖已
知其眞病眞苦必無益於
國家而特恐其邑鬱床蓆而死委頓道路而
死則爲不得其所以此多方慰藉務安其
心耳顧臣反覆思之
皇上萬千恩眷止不過望臣之生而臣之萬千
感激亦止望留此生以報
皇上今左目已廢右目又已漸盲脾疾既深肺
疾又且增劇醫藥頑然百無一效此豈可
復多望者況病未即狂觸境生念
國事歸計又決無可兩忘之理且如
朝中爭倭議遼中報虜警臣一日未去負擔
一日未弛也可遂忘之乎不能忘又不能
理若身又不得歸則臣雖欲一刻安枕得
乎犬馬之身死則已矣未死則尚有幸生
之心今骨立如柴命懸如絲而上念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報下念父死未葬母疾
未歸則臣萬千不了之事皆係此旦夕之
身得不長號籲
天泣盡而繼之以血哉蓋臣嘗自量自愧祇以
薄忠細廉結知
明主因毀而愈明求退而反進才識不能逮人
而榮遇過之今一疾眊廢乃天所以開
皇上使博求賢碩以自輔也萬一
皇情再有繾綣寮寀更無一言使臣生爲妨賢
誤
國之人死爲客寄游魂之鬼榮顯復以何及
臣言至此亦悽愴困窮之甚而不暇擇音
矣伏望
皇上哀而放臣即此活命之恩勝於一歲九遷
之榮萬萬也臣臨疏痛哭不知所云謹具
奏以
聞得
旨覽卿所奏情詞苦楚朕豈不念卿憂勞過度

致鬱成疾奈今國事多艱見今狡倭未妥東
虜窺伺跳梁正賴卿等與朕分猷以代朕勞
卿乃屢屢堅辭安忍言去所辭不允着鴻臚
寺官宣諭朕惓惓懇留至意着安心調攝痊
可入閣勿得再辭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昨日
皇上復命鴻臚寺官張棟等齎捧
御批到臣寓所宣諭覽卿所奏情詞苦楚朕豈
不念卿憂勞過度致鬱成疾奈今國事多艱

見今狡倭未妥東虜窺伺跳梁正賴卿等與
朕分猷以代朕勞卿乃屢屢堅辭安忍言去
所辭不允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惓惓懇留至
意着安心調攝痊可入閣勿得再辭吏部知
道欽此臣恭設香案仍令臣男衡代迎至榻
前叩頭伏讀訖隨又該同官傳
聖諭一道覽卿等所奏爲元輔感疾浹月至今
未見痊愈特假回籍調理足見卿等協恭分
義朕已悉知但國家多事之秋卿等朝夕爲
慮元輔致成此疾屢屢懇辭朕以君臣大義
故以衷情諭之既卿等爲元輔代奏情詞可
憫朕知道了諭卿等知之欽此伏念臣已臥
病月餘方初發時臣亦不自意遂至如此
之極節經醫官所報聞
中使所目見亦不能爲臣曲諱已而同官二
臣相與如手足之不能離者今亦避不得
嫌疑而流涕爲苦
請臣之必不可復留明矣而

皇上猶不忍捨臣既
手批慰留仍
遣官宣諭又
特札賜二臣示以大義勉留累百餘言委曲繾
綣一至于此
皇上自謂以君臣之義尚有離合淺深乃若恩
至父子隆天重地淪肌浹髓臣之語淚有
盡而感戀無涯氣息雖微而靈臺未昧忍
驟言去以傷
聖懷哉顧念
皇上之所以留臣爲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
忘者亦此國事也目前國事莫急於倭虜
而臣與同官平日計議亦自有定着倭非
我叛臣若眞心嚮化決無絕理又非我孝
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覊縻駕馭即此
兩端而決若其他盈庭之議勇至欲歲縻
百萬之財而怯不敢逼一介之使則非臣
之所解至東虜跳梁雖起于乘虛伺隙而

其實皆由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以浮枉挂議有罪者或以蒙蔽逭誅故闒茸之極馴致于此若識其弊而亟反之可保無肩背之慮此處倭虜之大綱即留臣經年所守只此數語是臣所欲爲皆二臣所優爲者也至于羽書之絡繹夷情之細委必精明强幹者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可移目無所見是二臣所能乃臣之所必不能者也

皇上復何所賴于臣哉況臣

請添閣臣之揭不啻再三而

皇上終盻病臣邈無一報耽悞日久恐積愛成

罪此所以感與懼并不容不籲

天呼父母而叩頭流血者也除遵

旨調理數日候進止外謹具奏申

謝以

聞得

旨覽奏知卿能體朕心安意調攝朕深喜慰所

陳倭虜事情乃知料理素定曲當機宜方今
議論紛紜邊陲擾攘正賴卿主持籌畫馭倭
退虜以舒東顧之憂社稷之身天必獲佑毋
得過爲憂慮痊可即出辦事吏部知道

謝
賜銀幣疏
本年五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昨該閣中傳送前乃因纂修
欽賞一分到臣病榻之前
玉牒成
特賜臣錫爵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新鈔五千

貫臣不勝感激今日該於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緣臣病廢已久咫
尺之前目不復能辨視床帷之下足不復
能舉行以此失於隨班
廷謝且念
皇上之恩更有萬分加倍於此百叩不足以
謝者而臣匍匐既以不前言語又難自列俟
枕叩頭且愧且苦且益深福過災生之懼
而已爲此補本具奏恭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乞歸六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廢疾杳無痊期舉朝知其難出六懇

天恩放歸急救殘喘事前該臣奉

宣諭後具疏申謝兼陳愚悃荷蒙

皇上復降温旨且慰且寬且責臣命雖微

仰繼

皇上如天之庇或旦暮可幸苟活以此忍之又

忍專理生計不爲歸計脾目二疾且治其
標慢治其本無非望目前早愈以寬
聖懷而已乃今靜養又復浹旬不惟外疾盲廢
中脘噎隔一毫無減而加又有至怪之證
不載方書者臥不半時倏然而寒則重綿
不煖倏然而熱則舉體如焚如此一日凡
十數次而群醫更端治之不效或反有勸
臣早休靜養者則臣之危可知矣而臣毋
且日夜持臣之踵泣臣之前今日問
皇上有何寬旨明日問同官有何代奏此何等
情景而能安意調攝否也先是臣雖病困
槩絕外間書揭至於倭虜消息猶不時咨
訪各部臆決可否而今神昏氣索聞亦不
解解亦不能思閣門官猶以故事傳報
旨意臣非惟不能與聞且亦不能盡閱矣此何
等精神而能決策籌邊否也
皇上及今放臣臣心中無天涯生死之慮萬一
留得此身再圖後報亦未可知若必謂臣

老死在
朝而後可以盡臣之用則臣之愚忠已盡于
前泰交用人三疏臣之言何必臣行而臣
亦安得以朝夕不保之身自行其言也且
皇上于臣亦既知其病之真矣豈以爲未必至
此甚耶使臣有一字之不真則臣乃欺天
地背父母狠逆不祥之人宜誅宜殛不宜
復留若臣果無一字之不真則天地好生
父母愛子何忍其拂鬱悲愁以死而又毫
無益於國也臣言至此其勢彌迫其氣彌
短而舉朝大小諸臣亦無一人不知臣之
情真病錮必難復出者生臣死臣是在
皇上是在今日矣臣不勝哀祈乞
命之至得
旨自卿抱疾月餘朕日夜望卿痊愈出理國事
乃卿汲汲以病真求去卿疾非假托朕豈不
知但時方炎暑途中更難調攝還宜安心靜
養病勢自減毋得苦辭吏部知道

容請添閣臣疏

本月

具官臣王又

奏臣病困劇至此已別無生路惟望

早放一日使臣心中只理會生死別無他事掛

懷庶有萬一可生之望耳

皇上若不盡信臣言但遣人至臣榻前觀臣所

餘皮骨有幾一日進粥飲有幾兩目昏眊

之狀果是何如足可見滿朝決無此等病

人居官任職之理雖欲不憐而放臣不可
得矣臣仰承
恩遇知
皇上惓惓不忍棄臣之心故前揭中謬引富弼
文彥博就家問政故事此其于禮無所加
于念無不盡矣若猶以爲未足則撫按病
痊具奏之條原設以待大臣若幸而痊可
臣自不能以病欺撫按撫按自不敢以臣
欺
皇上用否聽自
上裁亦未晚也此皆非臣求去之人所宜言與
其不言而死反負
皇上之恩無寧且乞其無用之身以圖未盡之
報耳至於請添閣臣之揭終不見
答外人見
皇上非常眷臣以爲言無不聽今屢
請不報必將謂臣外爲避言之語而中有攬
權之心非但擔誤

國事而臣之爲
國一念亦無由自明矣故再以副揭懇
請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臣病苦至此心憒于思慮口苦
於言辭然念身既不得見
上止憑章奏通誠所以力疾絮煩奏而又奏非
得已也
皇上即此亦可以見哀矣
諭元輔卿屢疏請添閣臣朕豈不知卿豈有攬
權蔽賢之事小人猜度卿不必介意朕着該
部會推幾員來朕自點用卿不必憂思過度
宜當怡神靜攝以安朕心

謝
聖諭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昨蒙
皇上以臣六疏乞歸
欽遣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仍令男衡迎

至榻前恭讀
諭元輔卿屢疏請添閣臣朕豈不知卿豈有攬
權蔽賢之事小人猜度卿不必介意朕着該
部會推幾員來朕自點用卿不必憂思過度
宜當怡神靜攝以安朕心欽此隨又蒙
御批臣疏發下
聖旨自卿抱疾月餘朕日夜望卿痊愈出理國
事乃卿汲汲以病真求去卿疾非假托朕豈
不知但時方炎暑途中更難調攝還宜安心
靜養病勢自減毋得苦辭吏部知道欽此臣
不覺涕淚滿面不能仰視竊惟人臣遇主
榮莫榮于言之得行難莫難于情之上達
臣自抱病以來累承
皇上慰留之旨無一言不裁於
睿思無一字不出于
御筆或以赤誠見許或以苦楚見憐或揭大義
以責之或懸虛席以待之其念臣之切憐
臣之深可謂至矣極矣乃今則不惟惜臣

在任之身又惜臣去後之身務使之行止
俱安而後知
皇上之念臣即臣之自念未必如此其周也不
惟知臣心之不欺又知臣言之可用使之
公私兩安而後知
皇上之信臣即臣之自信未必如此其篤也臣
感恩至此雖犬馬不能報償頂踵祇爲常
物不能復措一辭矣所恨
主恩至重臣命至薄
皇上慮其暑熱難調而不知臣當此之時正苦
寒顫所憂不在于暑
皇上慮其途中未便而不知臣過此之後恐益
困劣盼不得即日就途此等形狀乃李文
輔所目見而度其復
命上前必不能爲臣諱者
皇上得不始終哀之全之乎除遵
旨再靜養俟進止外謹具
奏恭謝以

聞

謝

聖諭建醮保安疏

具官臣王　力疾謹

奏上言適該靈濟宮道官自昭忻齎捧保安

齋意一道到臣病榻之前內稱奉

當今皇帝聖旨以臣錫爵患病沉重

特發銀五十兩於藥王廟開建醮場三日三夜

爲臣祈安臣一聞此不覺自投床下流涕

成血竊念臣本以

聞

謝

聖諭建醮保安疏

具官臣王　力疾謹

奏上言適該靈濟宮道官自昭忻齋捧保安

齋意一道到臣病榻之前內稱奉

當今皇帝聖旨以臣錫爵患病沉重

特發銀五十兩於藥王廟開建醮場三日三夜

爲臣祈安臣一聞此不覺自投床下流涕

成血竊念臣本以

寵極致譴遘此危疾又累
皇上如此費心費財爲之默禱且疏牒之上親
書
聖號圓滿之期至於累日考之史冊揆之分義
豈有
君父反爲臣子祈福之理而臣以無功無能至
微至賤之命驟然當之使臣感而欲死驚
而欲死慚愧隕越而欲死是
皇上欲祈臣之生而反爲臣罪上添罪苦中益
苦也
明神在上察臣之心臣委實不敢承當會聞
醮場已啓臣失於不知不及預先控辭俟
得更具一疏投于
神前祈折盡小臣之福以添
皇上萬年之壽其自今日以後更望
皇上早閉道場少安愚分免令喧傳外廷使妬
寵之夫得以藉口則臣庶幾一夕安枕有
再生之望矣緣係非常

恩眷不敢露章陳
謝謹具密揭隨令齎牒道士
奏
聞不勝悲感哽結之至
盍小臣之一言
一旅拔千理而臣
上咨臣夫於不知不及
則所在上察臣之心而委實不敢承當會聞
皇上眷也臣之生而反爲臣罪上添罪苦中益

即時解懸拯溺惟恐其不亟矣而顧猶謂
皇京師可以靜養夏月難于舟行未便旦夕放
歸不知臣一日未去則偃息在床之身猶
爲居高位享厚祿之身猶爲
至尊虛席朝士大夫責備之身猶爲應酬人事
公私不了之身一心盼歸又一心恐其不
及歸凡此皆無益之慙無益之勞無益之
慮勢必不能靜養而徒以益疾者也且臣
初病發時眩暈之症幸已暫止而前日偶

于枕席上微勞動火其夜又發暈二次合
眼即寒栗作聲而覺人所共聞此時新雨
之後天氣頗凉而臣病反劇秪緣脾氣久
困元陽將絶故畏寒而不畏暑不然則臣
見今戸不通風綿衣覆體使非虛羸至極
能免强忍受者此豈復知途中觸熱之苦
而
皇上正不必以此憐臣也且目今倭欵既已息
議閣寮又推有人臣若不以此時乞其餘
乞歸七疏
本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廢疾已蒙
見憐乞
即放遣以終造命餘恩事該臣乞骸之疏已六
上矣每奉
温旨如赤子之見拊摩于父母不惟
至恩大義再難爲辭即以臣之一身言之目不

能見物手不能作字亦豈不欲强忍斯須
而日夜經營口占奏對之勞如此也第念
人情至于危急存亡之際哀痛慘怛之中
惟患君之不憐既憐則造命之地雖已枯
已朽者尚可噓拂使之回春何況喘喘餘
息猶有九死一生之望而忍更以强聒爲
嫌自捐
恩造哉今
皇上于臣之病知之憐之如此其眞且切矣宜
生以歸則捨輿櫬客死之外無他望矣
皇上若不以此時放臣則一向憐臣之疾盼臣
之生初心謂何而忍其竟以此結束哉伏
望
皇上憫臣氣息將盡言語不可多得察臣事勢
已窮遲速同歸於去即
降俞旨以成終始活命之恩臣之環草圖報死
生以之必不敢負
天地也臣不勝窘迫祈哀涕洟待

命之至得
旨依卿奏閣臣已增二員代卿暫理閣務卿可
安居靜室攝心調理稍待痊可即出視事卿
爲元輔國事還要擔當無得潔身固自求去
吏部知道

請詰問妄言疏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志臯臣位以給事中朱爵因論吏
部會推未下疑及於臣等先欲荐禮部尚
書羅萬化其語甚爲無稽隨該臣等具疏
自明而爵疏未下而臣等之疏先下足見
皇上信閣臣之意臣錫爵非不欲仰體
聖心擬票一
温旨但思人情物論縱横顛倒如此必須

皇上明白查問一番不可愛惜朦朧
發下以畜羣疑 臣等亦決不可朦朧受
皇上之溫旨漫無可否以苟祿位也今封
上原本伏請
皇上並將爵疏
親自問下要見羅萬化先係何人倡議欲推後
係何人阻議不推用賢雖辭
朝出京未遠可以質證其盛稱萬化之操持
練達果出臣等之口乎用賢之口乎當用
賢欲推時臣錫爵以萬化翰林官欲抑置
第三而用賢必欲置之第二其兵部尚書
石星則先不肯推比時期欲去萬化而急
推星換之臣等見其頃刻之間高下在手
知其必爲同官所把持亦知其必起議論
而竊自幸身在事外可以明目張胆談笑
而愧之不意今日是非反歸之臣志臯臣
位而并疑
皇上之留中不決亦爲閣臣寃之甚矣苦之甚

矣然臣等寃苦不足惜吏部推本所以留
中之故
聖心自明亦不必辨惟萬化清名滿
朝爲人方正嚴冷與臣等無情其自丁憂起
爲南京侍郎則人情恨其用之不亟而言
官章守誠以踈遠正人爲閣臣之罪比今
推轂在
朝則人情又恐其不利於已而言官陳登雲
又以引用匪人爲閣臣之罪幸而趙用賢
天理發見鋭意決推不借臣等之口如果
有私則用賢自當任之而司官又以用賢
之罪移而爲閣臣之罪臣等已矣而萬化
如金如玉之人自見爲群小所忌必將決
意求去此則臣等雖萬萬被疑決不敢容
狐狸魍魎噉盡好人使
聖明一事不得主張滿
朝一人不敢喘氣也伏望
皇上獨秉乾斷

大賜主持一面將
留中會推本即刻點下一面將朱爵疏務要根
究明白此關係政體之大者臣等不勝感
憤憂危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救解銓臣疏
本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中忽聞
聖怒事起于臣謹代爲諸臣自陳受罪事該臣
臥病月餘奉有
明旨令不以國事關心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
聞獨
請添閣臣一事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

昨忽聞部疏
發下以點用二臣方慶
國家得人不勝歡忭而隨聞有
旨切責吏部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
勝踧踖即床前盈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
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會
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爲部院等衙門也而該
部誤以超用爲不拘
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
槩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愚闇之罪固無所
辭然
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
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至於部中後
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豈世
達即前次所推用奉
皇上通寫來看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

知變通之故而似非敢于專擅也乃今竟
爲此
發非常之怒用不測之威而
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
安新進閣臣爰立之
命與
威命並下而新進閣臣不安尚書陳有年以病
在告聞屬官爲之得罪而有年不安都御
史孫不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不揚不

安文選司官數年之中空曹以去者至再
至三而以後之爲文選者皆不安科道官
因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
此數不安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閣臣之
一言臣身不能報
主則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于
雷霆之怒傷
國家之體貽縉紳之憂此于初心謂何而其

不安又奚止百倍于諸臣而已耶止緣臣
病憒顛倒識慮不周以致夢卜
盛典震蕩驚虞一至于此臣誠去有餘慙死不
塞責旦夕出
國都不敢復望
温綸請正臣始禍之罪盡將臣官褫革而薄吏
部司官之罰庶滿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
安矣臣無任惶悚戰栗之至得
旨近來屬官自逞已意通不由堂官朕是以震
怒朕正慮卿病中不安吏部司官已有旨輕
處了着二輔傳示於卿可寬心調理不必介
懷吏部知道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